

第 19 个 记 者 节



记得理想 爱上琐碎

●任明远

如果没有生计之忧,不用考虑收入问题,你最想从事什么职业?

前段时间,这个问题在微博上很火。每次看到它,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回答:记者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正是报纸的黄金年代,学中文的我对报纸相当痴迷,每天都要关注国际新闻,每周都要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报纸。那时,对记者这个行业也充满了浪漫想象:与战士一起冲在战火纷飞的前线,与救援力量一起奋战在救灾现场,至少也要卧底揭黑,行侠仗义……

转眼间进入新闻行业13年了。13年来自己完成的“重大”报道,大概只有参与我市的大型活动“寻找楚长城”一件。彼时,与考古工作者一起,探遍了平顶山的荒山野岭,在没腰深的荒草和遍地荆棘中,寻找两三千年前的遗迹,成稿十余篇。看着稿子被网友转发到论坛,看到稿子被编入画册,看着这个活动的采访被写入社志,看着平顶山境内的楚长城引起了新华社的关注……心里那个高兴啊,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参与历史。

然而13年过去了,还有别的东西可以“吹”吗?大概没有。因为,作为一个地市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,我们的工作,大部分时间面对的不是波澜壮阔,而是鸡毛蒜皮;需要的不是大智大勇,而是耐心等待。

先前的平顶山晚报工作的时候,领导一再强调:地市级都市报,重要的是贴近性、服务性。那时候年轻啊,除了理想两个字之外,什么也不懂。所以对领导的话,时有腹诽。总觉得坊间的鸡零狗碎、停水断电,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呢?每

次在街头看到有市民拿着晚报仔细阅读,心里自然会感到欣慰,但一回到编辑部,却又觉得工作过于琐碎平凡,离理想太远。一度觉得,应该离开这个行业。

记得有一次“3·15”广场活动,在现场“摆摊儿”接受投诉,一位购物时遭遇短斤短两的大爷冲着某局的工作人员喊:“不跟你们说,晚报在这儿,我跟晚报说。”简单的一句话,听得我心头一热。第一次觉得,原来平时那些琐碎的报道,对市民来说还挺重要。2014年,到了新媒体中心工作,新媒体与报纸不同,要在后台与读者直接对话接触。仅“平顶山微报”上,每天接收的评论、信息就有一两百条,看到他们遇到事情时的焦急、无奈,看到他们对媒体的期待,终于彻底明白:新闻行业没小事儿。你觉得小的事,在读者身上可能就是大事儿啊。

现在,已经习惯了市民把我们媒体当做朋友一样,分享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烦恼与喜悦,骄傲与愤怒。偶尔也会因为一两不分青红皂白网友的谩骂而沮丧,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因为网友的信赖与支持而欣慰……

从业13年最大的收获,大概是这样一个道理:当初对记者行业的浪漫理想并不可笑,今天的平凡琐碎同样值得骄傲。毕竟当今时代,获得信息的途径千千万万,而想读者之所想,急读者之所急,一枝一叶,苦乐与共,成为读者的好友,也并不容易。

是的,我还要认真地回答一遍:如果重新选择,我仍愿意作记者。偶展侠骨,常怀柔肠,平淡认真,不求闻达,只希望对读者贴心有用。

我们的故事

11.8

2018年11月8日,我们迎来了第19个记者节。

对于媒体人而言,这一天与平时并无二致,依旧是行色匆匆于采访途中,或是奋笔疾书于桌案之前。所谓“笔下有人命关天,有财产万金,有是非曲直,有毁誉忠奸”,记者这个职业,饱蘸着人们太多的梦想和希望,但也承受着无法名状的的压力和挑战。

朝九晚五、按部就班是多少人厌倦的生活,对媒体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即。随时出发、马不停蹄是记者的工作常态;昼伏夜出、黑白颠倒则是编辑的永久作息。但一切付出,我们无怨无悔;所有滋味,我们甘之如饴,只因情深且长,只为无愧荣光!

——编者

四千五百个夜班

●徐明升

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洒在书桌上,我已枯坐在电脑前一个时辰有余,可屏幕上还是一片空白。这是接到约稿那一刻就预料到的事,当时心里本想婉拒,但又不忍辜负编辑的热情和信任,只得硬着头皮答应。

2005年毕业即来到晚报,已与这张报纸朝夕相处4500个日日夜夜。日久生情,一往情深。作为一名编辑,从正式上班第一天起,就是夜班,疼痛、愧疚、成长、幸福、感恩……无不与它有关。那就说说我们的夜班吧。

常年夜班,听起来怪可怜的,尤其对于一名长得还不算太钟无艳的女编辑来说,甚至存在安全隐患。你还别说,在建设路街心小花园,真碰见过变态男,不过架不住我的小电车跑得快,也架不住我心大,恶心几天就忘了。除此以外,我对夜班只有三个字——爱上了。

你们万家灯火晚餐之时,我在选稿看稿改稿;你们饭毕陪娃写作业之时,我在挑选图片美化版面;你们洗漱就寝之时,我在拍着脑袋想啊想啊想标题——虽然至今也没想出过啥太好的标题;你们酣然入睡之时,我在想那个句子是不是少了成分,这个社区属于哪个街道;你们已经进入深度睡眠之时,我骑上车踏上回家的路……

如果你以为我在抱怨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,以上是编辑的真实日常,但新闻背后的新闻同样精彩。你们晚上是不是要做饭要洗碗?我不用,因为以往以工作忙之名在单位食堂解决,而不是着急忙慌回家,买菜做饭刷锅洗碗。你们也许不知道,对一个厨艺不佳的80后中年妇女来讲,这

每天傍晚的小偷懒,就仿佛深山里吹来的一股清风,各种惬意,各种解脱。

再说饭毕陪娃写作业,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难题,且一时半会儿无法攻克。不写作业母慈子孝,一写作业鸡飞狗跳。你们每天如此对,而我就比较厉害了——这个时段在单位,根本见不到孩子啊。所以一不鸡飞二不狗跳,偶尔还有时间去单位附近的公园散个小步,只是下夜班回家后,不能忘了检查孩子放在鞋柜上的作业。还别说,这反而养成了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好习惯。

在确定每一行文字排列整齐,每一张图片安放恰切,每一个时间、地点、人物身份、街道名称及每一块广告都正确无误后,在大样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,就算完成了当天的工作。走了走了,又忍不住折回发排机处,再发一张报纸大样——这是要带回家的。带它回家不一定看,但如果哪天没有带,到家后忽然想起什么来就抓瞎了。那种焦虑,咬牙切齿。

走出单位大门,已是深夜,看到的是一个与白天完全不同的魔城。她褪去白天的车水马龙、喧嚣熙攘,在温暖的路灯下,变得安宁静谧,清新宛然。宽阔的马路,静流的湛河,夜幕上挂着的几颗星星,一切都那么柔美。偶尔还能看见晃晃的醉汉,坐在道牙上痛哭的姑娘,还有拉着泔水桶的夫妻。想起了那首《声声慢》,“青砖伴瓦漆,白马踏新泥,山花蕉叶暮色染红巾,梦里见花梦见青草地……”

不求梦里青草地,一夜无梦便是极好。至少,不要梦见报头日期忘改,猛然惊醒……

知道什么是通讯,什么是消息。感谢《河南日报》的老编辑王玮,他是南阳人,我不认识他,是他编发了我的稿子。受到此番鼓舞,1984年收过妻子之后,我做起了《平顶山日报》的记者,从此变换了人生轨迹,再一次从零开始。之后,再也没有挪过窝儿。

搞新闻是半路出家,但撞钟就要撞响。1992年在小文《扁舟一叶》中,我对自己说,既是小卒越汉界,不必回头顾楚水。幸甚至哉,我与报业兴盛同步,走过了这许多年。从草根到草帽,悔也好怨也罢,吃自己的饭香,不看别人的碗里盛多少肉。也算对得起饭碗,采访翻山越岭,写稿风格自己,苛求超越自己,行文折腾自己,敲辞穷尽自己。国家的,省里的,市里的,行业的,大大小小的获奖证书一堆。

上大学时我语文不好,但我遇到一位南阳籍的语文老师万廷仪,博学而善教,正直而阳光,几十年笔谈面谈,从不隔靴搔痒。如果说有点文化识谈,必是受益于此,否则我干不了这一行。

新世纪起,为记者设节,我们应当说声谢谢。如护士,如教师,记者也是

2000年,过第一个记者节,受编辑之约,我写了一个《苦辣酸辣》的短文。过了十八年,编辑又约,我把上次的题目倒过来,《滋味是苦辣酸辣》。如今,我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朽,回头看看走过的路,平坦中有坎坷,坎坷中也有平坦;曲折里有径直,径直里也有曲折。

没有媒体,便没有记者。记者是什么?记者是媒体的蜜蜂。不管刮风下雨,只要有日出日落,就要出去采花。记者是什么?记者是采买,不管阴天晴天,只要有个人吃饭,就得到市场上采购。“无冕之王”之说,是对公正的企望,是对记者的鼓励,也是对记者的道德要求。

人生的路有必然,也有偶然。我走上记者的路,属于无奈的偶然。那时已过而立之年,但是我仍在苦闷迷茫之中。拘演周易,厄作春秋。1983年,在大队当第一党支部书记的我,学着给《河南日报》投稿,虽经历阻滞,但《心灵上的眼睛》《闪光的脚印》《白发丹心》三篇稿子,写了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,竟然三投三中。

而那时,我对新闻学一窍不通,不

滋味是苦辣酸辣

●高淮记

知道什么是通讯,什么是消息。感谢《河南日报》的老编辑王玮,他是南阳人,我不认识他,是他编发了我的稿子。受到此番鼓舞,1984年收过妻子之后,我做起了《平顶山日报》的记者,从此变换了人生轨迹,再一次从零开始。之后,再也没有挪过窝儿。

搞新闻是半路出家,但撞钟就要撞响。1992年在小文《扁舟一叶》中,我对自己说,既是小卒越汉界,不必回头顾楚水。幸甚至哉,我与报业兴盛同步,走过了这许多年。从草根到草帽,悔也好怨也罢,吃自己的饭香,不看别人的碗里盛多少肉。也算对得起饭碗,采访翻山越岭,写稿风格自己,苛求超越自己,行文折腾自己,敲辞穷尽自己。国家的,省里的,市里的,行业的,大大小小的获奖证书一堆。

上大学时我语文不好,但我遇到一位南阳籍的语文老师万廷仪,博学而善教,正直而阳光,几十年笔谈面谈,从不隔靴搔痒。如果说有点文化识谈,必是受益于此,否则我干不了这一行。

新世纪起,为记者设节,我们应当说声谢谢。如护士,如教师,记者也是

未曾做贼常心虚

●姜永青

退休前后,时有报社同仁讨教“经验”,我一概搪塞说,经验谈不上,教训倒挺多。现在想想,那大概就是一种“欲说还休”吧。

前几天,又有编辑循循善诱:还是写点文字,谈谈感受。

谈“感受”?不是“经验”?这个可以有啊。于是,心动了。

于是,过往的酸甜苦辣,又吞咽了一遍。

于是,便道了几句顺口溜:“昼伏夜出遥无期,未曾做贼常心虚;挥别世间名与利,管它为谁家嫁衣。”

这顺口溜当然就是“感受”了。不过,我还想再加点儿“注释”,以便于读者“感同身受”。

“昼伏夜出遥无期”:“昼伏夜出”,乃报界行话,专指编辑。还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,叫“夜猫子”。盖因报纸编辑,工作主要在夜间,一到夜晚便疯癫儿(像打了鸡血),一到白天就打蔫儿(如霜打的茄子),整个一“颠倒黑白”,与社会拧巴,与家人也别扭劲儿。且不说老婆(老公)孩子有意见,单是自身那个苦,那个难熬,那个常人无法理解,就够喝几壶的。更何况这样的日子,还看不到尽头儿呢?记得常有圈儿外的朋友表示不解:夜班有啥难熬的,不就是班儿上睡个觉嘛!你咋跟他理论?不在一个频道啊。我最难

忘的,是有几年天天出报纸时。那时做夜班带班儿,一轮一个月。每每为熬过一个月的“暗无天日”,只好学阿Q,自我麻痹——值过一晚,对自己说,过三分之一了;再过一晚,对自己说,过五分之一了;又过一晚,对自己说,过十分之一了;过了十晚,对自己说,过三分之一了;过了二十晚,对自己说,就剩三分之一了……似乎这么一自欺,时间就过得快了,是不是挺好笑?彼时,算真正理解了啥叫“度日如年”。

“未曾做贼常心虚”:编辑与贼,虽同为“昼伏夜出”,可编辑毕竟未曾做贼啊,为何也贼一样的心虚呢?简言之,怕出错。怕出错而心虚,原本是好事,它会让你处处小心认真,努力减少差错。只不过,这小心认真,与出差错虽关系密切,却也并非必然。时常是,自己觉得够小心认真了,却仍然鬼使神差、猛不丁就出了差错,甚至是大差错,有时还是不可思议的“低级差错”。唉!出了差错,且不说罚钱,作检讨,丢人啊。如此,怎能不心虚?更邪门儿的是,有时候怕鬼偏有鬼,你越是心虚,越是差错连连,憋屈得真想扇自己两耳刮子。于是,就愈加心虚了。长此以往,心虚复心虚,渐渐地,也就“虚”以为“常”了。

“挥别世间名与利”:我开始写

的是“抛却世间名与利”,还颇为这“抛却”二字的洒脱而洋洋自得。后来意识到,说“抛却”根本是瞎掰。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报纸编辑难道是圣人,真能视名利如粪土?反正我没做到。名利难割舍,却又不得不割舍,万般无奈,就只有依依不舍地割舍了。如此,用“挥别”点睛,岂不更贴切、更对味儿?

“管它为谁家嫁衣”:“为人作嫁”是编辑的代名词。“管它”二字,起初用的是场面话“甘为”,后反复掂量,觉得不如“管它”实在。因为据我了解,扳到实底儿说,对这“为人作嫁”,报纸编辑也大多是心有不甘,甚至“情有戚戚焉”的。但是不甘归不甘,作嫁归作嫁,大家还有这职业操守。能做到只管作嫁,无问西东,乃谁作嫁,如此甚好。

扯这么多,猛然觉得,自己是不是太狭隘太矫情了?缤纷社会,五行八作,需昼伏夜出的,需经常心虚的,需为人作嫁的,多了去了。即便报社内部,记者、校对等岗位,亦是各有其难,比编辑轻松不到哪里去……其实,我的用心,只在各行各业、各色人等能相互理解而已。通过这篇小文,大家若能惺惺相惜,甚至“异”病相怜,彼此好自为之,吾愿足矣。

守住初心

●蔡文瑶

忙碌中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,转眼我到报社工作已经四年有余了。从最初的懵懵无知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——姑且这样自以为是吧,我感谢领导的信任、同事的帮助,感谢这里一草一木的陪伴。

可能是年少的日子太无忧了,大学时我对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规划,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,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,来到报社也是阴差阳错。

我总在想,这可能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指引,因为每写出一篇满意的文章、每策划一个别致的版面,我的内心就非常满足,虽然身体已经极度疲惫——编辑下班总是到了后半夜。每次过来加班,偌大的办公室只有文字与我相伴,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孤独凄苦,反而能比平时更加从容地去阅读与思考,日子好像也在这种缓慢又充实的节奏里给拉长了。

然而,信念并不总是这么坚定,也常常会有迷茫的时候。有时,我会怀疑,数字阅读、碎片阅读已成大势,这些凝聚着报人血汗的白纸黑字、深度报道,有多少人会认真去读?看到老师们为了版面的美观,调来调去;为了怎样遣词造句,论来论去;为了一个出彩的标题,想来想去,我心里忍不住苦笑:至于这么较真儿吗,能有几个读者注意到它们的特别?这样想着,竟有些沮丧和哀伤。

直到有一次,我因为粗心而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。第二天,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,指着报纸说:“报纸的质量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,不能有半点掉以轻心。”他说这句话时那种严肃的态度,让我想到了移山的愚公——始终信念坚定,本本分分、扎扎实实走好自己的一步。我也恍然明白,正是有了这一代代的严苛要求、一天天的精益求精,才有了我们报纸的公信力;而这座城市底蕴气质的沉淀、历史文化的承续,其中也应该有报人的坚守。

如今,再看老师们全神贯注地写稿、调版,全然顾不得自己是否俯身躬、憔悴面容,我常常感到一种薪火相传的力量,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——报社这几十年的好传统,不能在我们这一辈给丢掉了。

诚然,新闻行业和大家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着骤变,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新闻生产的衰败,也不意味着严肃求是的处世态度应被抛弃。相反,在这个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时代,更需要静下心来、稳住心神、认真做事的人。历史也在告诉我们,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、传播技术怎样革新,新闻人的初心不能忘记。范长江、邹韬奋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之所以令人尊敬,就是因为不务虚名、不忘责任,始终以高尚的情怀、优秀的作品诠释新闻人的担当。

当然,坚守初心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。众多新闻人打从入行起,就是在一次次地发现问题、直面问题、解决问题中完成任务的。大事小情,都能处理;各种突发,不在话下;采写编评,样样拿手;三教九流,皆成朋友。诚然,传播环境的改变对新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但这只会更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潜能,而不会让我们畏缩不前。新时代下,新闻工作者依旧会不辱使命、不负所托!